

贾 童

记忆不曾少花香

一 鼠尾掌 · 九重葛

鼠尾掌——温暖的家庭

九重葛——夏日热情与陶醉

十六岁那年的夏天，妍婴在父亲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认识了湛朗。

湛朗是个很耀眼的男孩，远远地站在人群中，像一道来自天堂的光照亮这个熙熙攘攘的会场。妍婴注意到他，除了他高而挺拔的个子，混血儿的端丽容貌外，就是他鲜少跟人说话的个性。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，一味地凝视着外面不变的风景，即使身边有再多的喧扰，他也充耳不闻。

以上，只是妍婴第一眼的印象。她的父亲钟奇，是一个儒商。年轻时只顾着创业，将近 30 岁才结婚，结婚以后，事业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兴盛程度，忙碌中，女儿降临人世。钟奇的高兴劲就不要提了，从他给女儿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，妍婴，美丽的

婴儿，可见他把这个女儿当成一颗怎样的掌上明珠。

越长越大的妍婴，从一个美丽的婴儿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。她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，从别的女儿的嫉妒中，从别的男孩的殷勤中，明白自己的资本。不管她怎样欣赏自己的容貌和身体，都是那么的美丽没有瑕疵。雪白的皮肤，明眸皓齿，纤细有致的身段，特别是进入青春期以后，身边越积越多的追求者让她应接不暇，妍婴的脾气也就无法克制地大了起来。

如果你没有帅气的长相，至少要有突出的个性；如果你没有突出的个性，至少要有体贴的胸膛；如果你没有体贴的胸膛，至少要有显赫的家世，如果你没有显赫的家世，至少要有成把的钞票；如果你没有成把的钞票，那么至少要有帅气的长相……

尽管她的条件如此苛刻，身边的异性却从来没有缺少过。

这不是，眼前又一个新的。

“钟先生，寿星吉祥如意，生意越做越大呀！”客套地寒暄后，道贺的人继续说，“令媛也越来越漂亮咯！不知道哪家公子福气好，可以娶到妍婴——这是犬子志渊。”

“令公子也是仪表堂堂嘛。”钟奇客气地微笑着，“小婴，跟赵伯伯打个招呼。”

“赵伯伯，志渊哥哥。”她甜甜地说，眼角的余光很满意地发现，那赵志渊一脸惊艳……

“你们随便，千万别客气。”钟奇招手叫来几杯香槟，互相敬酒过后，再向下一位客套。

妍婴跟在父亲身边，小声地发牢骚：“爸爸，还有多少啊，我脚都站麻了啊。”

“爸爸知道，但是这一位一定要介绍的，他是爸爸的生意伙伴，而且是患难至交，好几次，救过我们公司呢，没有他，基本上，也就不会有你爸爸，当然就更没有你了。”钟奇回过头来，在妍婴的鼻子上刮了一下。

最喜欢父亲这种小动作的妍婴，摸摸鼻子，装做不情愿的样子答了一声：“哦！”

钟奇这次拜访的对象，看起来知名度一定不低于他。那男子面前也有很多寒暄的人，而且都是妍婴大概认识的，父亲生意场上的老朋友。钟奇低声对她说：“那些人都是你萧叔叔介绍给爸爸公司的合作伙伴，都是些资深的企业家。”

走近了，钟奇喊了一声：“萧权！”

男子回头，然后……

他们就像两个小男孩一样互擂了一拳。

妍婴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傻傻地看着他们。

钟奇激动地抓着对方的肩膀摇，“兄弟，好久不见了！”

“是啊，有十几年了，你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我在太平洋那边都听说了呢。”

萧权虽然已经有了双鬓的白发，看上去却还显得年轻，眼睛炯炯有神，精神矍铄，体格硬朗。看得出是一个在残酷的商场拼搏过的硬汉。

“不行啰，老了！”钟奇摇头笑着叹息，“一别十几年，我都快担心这辈子是不是还见得着你呢，大忙人！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后年我过五十，你的那份大贺礼可不能逃！”萧权又是猛地一击。

从来没见过彬彬有礼的父亲如此激动的妍婴，呆呆地看着这一切，直到父亲把她叫过去，对萧权说：“这是小婴，我寄照片给你的时候，她还被我抱在手上呢。”

“萧……叔叔好。”她对这个气势过人的中年男子没有印象，所以只得敷衍地喊。

萧权也毫不掩饰地露出赞赏的目光，“漂亮，真漂亮，我早就听人说，钟老板是以诚实的生意和漂亮的女儿闻名商业圈，前者早有见识，后者果然不假！百闻不如一见！”接着他又问：“许了人家没有？”

钟奇没好气地给他一拳，“我女儿才十六啊！”

萧权兴奋地说：“我儿子也十六啊，这样吧，我们就……怎么样？我儿子不错噢，很多女生写情书给他

呢！”

钟奇笑着说：“我就怕你反悔！既然你先提出来了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！”

两个经历半个世纪的男人，嘻嘻哈哈地拍着对方。

就这样，妍婴被萧权领到落地窗前，介绍给了湛朗。

他一副意兴阑珊的模样，对父亲点了点头。妍婴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正想帮他叫杯饮料，忽然发现他面前的香槟，一口未动的样子，于是打消了念头。

“听说你在墨尔本念书，那边的学校好玩吗？”

湛朗转过眼来，看了她一眼，口气很轻地说：“和你们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老师讲课比较轻松。”

妍婴很热切地问：“听说很多女孩给你写情书？”

他更轻描淡写：“那很正常，她们不仅给我写，也给别的男生写。大家还比谁写的对象多。”

“那，你有什么爱好？”

湛朗略微思索了一下，“钢琴，围棋，美术，书法……”

妍婴咋舌说：“这么厉害？”

“这些都只是擅长，不是爱好。”湛朗说，“我的爱好是骑马，养马，和看斗牛。”

“骑马不会很危险吗？”妍婴眨巴着眼睛问，“还有

斗牛，好像很残忍的样子。”

湛朗淡淡地说：“斗牛是一种富含文化底蕴的运动，很值得欣赏。”

“你不参加社交的吗？比如说，化装舞会？节日狂欢派对？”

“我不喜欢，能推就推。”

“那你也不喜欢这种场合咯！”妍婴回头看一眼舞池中的人群，“可是坐在这里也很无聊啊，不如去跳舞吧，好不好？”

湛朗瞄了一眼那群人，很快调回视线，“我不太想跳。”

“那可以去外面的游泳池啊，那里风景还不错，人也不多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不容他拒绝，妍婴站起来，一把牵起他的手，“你跟我来就对了，来。”

跑到游泳池边，妍婴松开湛朗，踢掉脚上的皮鞋，扯掉腰带，坐在池边把脚伸进水中，发出一声感叹：“舒服啊！里面闷死了。”

湛朗在池边半蹲下。

“喂，你喜欢不喜欢游泳？”妍婴回过头问。

“还可以。”

“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教我游泳，我参加了学校的

游泳俱乐部，可是一直都学不会。”废话，那些教练光顾着吃豆腐，哪里有用心教？而她光顾着看帅哥匀称的肌肉，哪里有心思学？

看他高挑挺拔的个子，不知道穿起泳衣来是什么光景。

湛朗犹豫了一下，“我后天就要回墨尔本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们来之前刚刚搬家，新家都没有收拾。”

他的样子不像明显的拒绝，妍婴惟有自己找台阶下，“那，只好等明年了，明年你回来吗？”

“明年考完大学以后，我已经和旅行社的同学预定好去撒哈拉做探险旅行了。”他更加犹豫地说，“不过，后年暑假我没有安排事情……”

“后年说不定我都学会啦。”妍婴受不了地说。

“你生气了吗？”湛朗偏过头，瞥了她一眼。

“我没那么容易生气。”只是，没见过你这样连谎都不会撒的人。女孩的脾气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凡事先答应她，到时候她自己都忘了也不一定。妍婴在心里丧气地骂道，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，枉他长得一副好皮囊。

“那么，后年如果你还没学会游泳的话，我就教你。”湛朗淡淡地说。

“到时候再说吧。”妍婴赤脚站在地上，两年以后

的事情，谁保证得了呢。

那一晚匆匆的第一眼，此后妍婴果然如她自己所料想的那样，完全忘记了。湛朗的确是很优秀没错，可是对于她来说，没有什么比身边抓得牢的快乐更重要。



两年的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两年里发生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很多。十八岁的生日刚刚过完不久，学校的体检就查出来妍婴有轻微心脏病，虽然没有严重到要马上治疗的地步，但却耽误了她继续升学。离开了学校，离开了一群玩伴，每天强迫性地喝各种药，做各种检查，或者强迫性地卧床休息，使她的生活完全变了一个样。

没有兴奋的舞会可参加，没有年轻帅气的男孩的邀请，没有别人满眼的夸赞。大家都很小心地照顾她的同时，也小心翼翼地与她划分着这样那样的界限。

她的脸颊因为病态而显现出的淡淡的苍白，胜过雪花的轻灵，使她更加美丽，却也更加寂寞。

父亲专门为她做了一个娱乐屋，里面有够她看一辈子的书；成堆的碟片，CD，还有一台电脑。每天泡在里面，读小说，看电影，听音乐，妍婴发现这种她曾一

度向往过的不用早起去念书、考试的生活，原来也是这么枯燥乏味。

今天刚起床，负责收拾房间的小云就很高兴地跟她说：“妍婴，今天客人就到了。”

她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什么客人？”

小云说：“就是前两天，先生提过的那个故友的儿子，今天一大早，你还没起来，先生太太就去机场接人了，大概马上就到。”

“什么？”妍婴抓抓头，她怎么完全没有印象？“故友的儿子，哪个故友？”

“就是那个叫萧湛朗的男孩啦。”小云收拾好床以后，拿起她的睡衣放进洗衣篮中，这时门铃响了起来，“啊呀，一定是先生太太回来啦！”

她跑出去开门。

“萧湛朗？”妍婴拍着额头，在记忆里搜索与之相关的人，可无论怎样也想不起来，很陌生的名字嘛。她把头发绑成两股，随意套上T恤和牛仔裤，趿着拖鞋就走了出去。

当她看到客厅里那个坐在沙发上的男孩子时，一下就被他亮眼的外表唤醒了记忆，“原来是你啊。”她走到他对面坐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，“撒哈拉沙漠探险怎么样？”

湛朗难得地微笑了一下，看着她，“很不错，我还

带了照片给你看。”

他打开背包，皮肤很显然晒过了，显出一种健康的蜜色。妍婴接过一打照片，一张张地翻看着。湛朗坐近些，替她解说：“这趟旅行还真险，六个人差点都回不来了。简直是劫后余生。”

妍婴笑笑，把照片还给他，“我还没有学会游泳，可惜，恐怕也没办法跟你学了。”

湛朗淡然说：“你的事情我知道，所以，这个暑假，我可以陪你干一些别的事情。”

妍婴吃惊地说：“你是说，你要在这里陪我一个夏天啊？”

湛朗看着她，忽然说：“我们说好的，不是吗？”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盒子，“这是我和几个朋友共同做的游戏，脚本是我写的。大家都对中国古代历史和神话很感兴趣，所以就选用了那时候的背景，你看。”

他把盒子打开，从里面拿出一张磁盘来。

“中国古代和神话？”她赧然地抓抓头，“啊，我历史好菜。”

“我拿给墨尔本那边的同学玩他们都说很有意思，看来我们这款游戏成功培育了许多中国通啊。”湛朗把碟片放进光驱，安装。

“啊啊，人物和服装都好漂亮！”她大叫起来。

“谢谢。”湛朗装好软件，退出光碟，扭头说，“人物

和服装都是专业人士做的，画人物的朋友在美术学院学动漫，那个设计服装的同学可是在 Paddington Markers 摆了一年多摊子的。”

Paddington Markers 是墨尔本著名的前卫小摊聚集地，政府鼓励年轻人自主创业，许多著名的设计大师都在这里出道，例如 LisaHo。

“我教你怎么玩。”他说，把手覆盖在妍婴手背上，握着鼠标。

“嗯。”

游戏开始时，有一段旁白，嗓音清亮中带着低沉，说不出的动听，而且有点耳熟，妍婴狐疑地望着天花板听完，说：“这声音……”

“啊，一时找不到配音人员，算起来我写脚本最轻松，所以抓我凑数。”湛朗顿了顿，别有意味地说，“这款游戏是送给你的。”

妍婴很快就迷上了这个游戏，她在书房里玩了两个小时，湛朗敲敲她的桌子，“嘿，该休息了。”

“再一会嘛，等我过了第二关再说。”她正玩得起劲。

湛朗拿过鼠标，点开“储存进度”，把游戏暂时终止。

“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话，很快就没得玩了。”他提醒说。

妍婴哈哈一笑，“你还真刻板，好吧，那接下来干什么呢？”

湛朗拉着她的手臂，把她拉出房间，“如果你愿意，我开车带你去植物园散步，那里空气清新，景色也不错。”

“很好，你干吗问我的意见呢，你决定就行了。”

“但是如果你累了，那就不去，你回房间睡觉，我在你隔壁继续做设计。”

妍婴被他的样子弄得哭笑不得，“好了，你不需要把每条安排都告诉我再征求我的意见嘛，我不累，如果你觉得去植物园对我有好处的话，就去植物园好了。”

一路上，湛朗一声不响地开着车，车速不快不慢，他打开音响，但开得很小声，保尔莫里亚的《LOVE IS BLUE》——他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曲子？妍婴不由得看了他一眼，目光接触，湛朗只是淡淡一笑又回过头去驾驶着车。

夏天的植物园是很值得呆的地方，不管是参天的巨木，还是袅娜的小花，每一样都别有一番风情。鬼面的是蝴蝶兰，蓝紫色的叫鸢尾蓝，此外海棠和木杨，湛朗都能确切地说出它们所属的科木，而妍婴一对照牌子，确实不错。“你未免也博学过头了吧，弄得我很无知。”她解嘲说。

湛朗看了她一眼，“我只是记忆力比较好，其实每个人应该都看过这些植物，只不过看了，就忘记。我暑假时参加过各种夏令营，有时会在森林里过夜，有时会自己在温室里栽种这些植物，所以，比较不会忘记。”

“你每年的暑假都有参加夏令营？”

“差不多，如果没有参加，就是在外公家的农场里，和马呆在一起。”

“所以你喜欢马。”

“很有意思。”湛朗眉峰一挑，“你呢，每年暑假干什么？”

他一问，妍婴很有些不好意思，“很无聊的事情，看电影，喝汽水，或者出去约会，游泳，买衣服逛街，和女朋友攀比时髦的化妆品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就这些。”妍婴说，“怎么，无聊得都让你想不出夸奖和赞同的词汇来吧。”

“难怪你空虚。”他说，“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吗？”

“我喜欢玩。”她老实说，“让自己无论怎样，快乐些。你永远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死，对不对？气象预报可以预知天气，地震仪可以预知地震，但没有仪器可以预知一个人的死期。对了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愿意

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吗？

“愿意。”

“那么知道了什么时候死，你会安排自己在剩下的时间里干自己最想干的事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不就得了，既然你会把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留到死之前才做，不如现在就去做。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啊。”

湛朗沉默了一下。

妍婴继续说：“比如说漂亮的衣服，你要知道，有些衣服只能这个季节穿，只能今年穿，只能这个年纪穿，对女人来说，今天的你比昨天更老，你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失去更多显示年轻和美丽的机会，那么，为什么不能趁现在，把漂亮发挥到极至呢？”

湛朗看着她，忽然淡淡地微笑起来。

“还有恋爱。恋爱不是年龄可以禁锢的事情，到了该恋爱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开窍。错过了那个人，也许你一生都无法再碰到令你怦然心动的对象，你惟可以爱，也可能被爱的机会就那么样一去不复返了，你不会后悔吗。”

他们正好走到了百合花前，湛朗对着那花说：“悲观的人知道百合花是洋葱科，乐观的人会说洋葱属于百合科。在回国以前，我听叔叔说起你的身体，还以

为你现在很悲观，谁知道错的是我，你这么看得开真让人惊讶。”

“抱歉让你失望了，因为我没有什么遗憾，我的每一分钟都过得非常满意，所以即使马上就死，也不会变成灵魂留在世界上吓人。”

“才说你乐观你就说要死，真是不能夸奖。”湛朗看了看表，“时间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”

湛朗来了以后，妍婴便生活得很规律。他会把一切都安排好，然后征求她的意见，一般情况下，妍婴都不会表示反对，于是，平静的生活一天又一天地过去。直到他离开。

二 跳舞草·迷迭香

跳舞草——永恒的快乐

迷迭香——当你回忆，想起我

夏天过去，湛朗踏上返回澳大利亚的航班，“明年等你好了，我教你游泳。”

妍婴笑了笑，“好呀，可是我很笨哦。”

湛朗虽然住在墨尔本，可是因为有互联网，他们并没有感觉隔了很远。周末的时候，他们互相通报这

一星期过得怎样，其实妍婴的生活相对单调，可是话多的却总是她。湛朗是个很好的倾听者，有时候发过来的一句话，虽然不长可是足够她回味半天。

“你现在身体如何？”

“恢复得还不错，就是没办法打网球。他们老是怕我复发。”

“千万要得到医生的准许再玩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……”

圣诞节的时候，湛朗又回来了一次。这次是带着他的成品游戏回来推广的，游戏软件开发公司向他索要授权销售书的同时也发了邀请函，完全由公司出钱，免费旅游。

半年的时间他又长高了一截，白色的高领毛衣，一丝不苟的黑色西装外面套着浅褐色的呢风衣，对着妍婴欣赏的眼光，他笑着拍了一下她的头，“不要看了，我刚刚从人家公司出来的，还来不及换衣服。”

“你这样很好呀，像个成功男士。”

湛朗脱下了风衣和西装外套，仅穿着白色的毛衣在调火锅的佐料。他弄了好几个碟子，每个都不一样，钟太太看了一眼妍婴的那个碗，呵呵地笑起来。

“小婴的那个，原来是粉红色的，比我们这个深红的，鹅黄的好看多了。”

“伯母的那个深红色，是因为放了玫瑰腐乳；伯父

的是因为放了芝麻酱。妍婴这个……”他卡住了不说，“算是独门秘方吧。”

“这么说岂不是只有你在的时候我才能吃到？”

“就算我告诉你，你也学不会的，它的做法很复杂。”

“小气鬼。”

湛朗微笑起来有种纯净的感觉，只是单纯地为了开心而笑，没有其他的功利心。他笑得虽然不多，但基本上都很有感染力。

湛朗在钟家呆了一个礼拜，那时候电影院里正在播放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和妍婴一起去的三个小时里，她从主人公一出场就开始哭，一直哭到结尾。观众一一散场离开，她还在不断地流眼泪，走出电影院以后，湛朗去买了两杯咖啡，香浓的热气扑散了妍婴脸上乱七八糟的眼泪，她闻着开始微笑。

湛朗说：“不哭了？”

她说：“他们的爱情只能沉睡在海底世界，这么美的，让人流泪的爱情，却只能以毁灭收场。要是在陆地上，他们只能共同欣赏天上的月亮。”

湛朗说：“所以，还是做那对老夫妇吧，相濡以沫一辈子，最后一起沉睡海底。”

妍婴看悲剧会哭出来，看喜剧会笑出来，他们周围几排的人都可以听见她的笑声，电影散场以后，他